斐然集

七

斐然集卷[illegible]

[illegible]言[illegible]

宋　胡寅　撰

稽古諸人君巡狩本以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度數[illegible]五[illegible]為[illegible]以二歲為節蓋有常制不時或戎夷征討不庭如[illegible]宗伐鬼方成王伐淮夷宣王伐玁狁無非[illegible]者[illegible]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為

苟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夷間以豫遊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為敵人廹逐逃避奔潰而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為安禄山所叛肖以萬乘之君弃宗廟社稷而出奔如古失國諸侯寓公為笑萬世至其後嗣習為故常代宗德宗皆一再出狩不以為耻然猶所據得形勢之利又有謀臣猛將為之宣力扞患雖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剉志忍辱亦不少矣豈古所謂巡狩之意哉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擐甲冑以定大

猶能困之若又遠駕縱能綏于追侵而衆怨必生定有
肘腋之變不待蓍龜所告理之必然者也故播越隱遁
天下之人皆可惟陛下則不可臣自扈從以來日夜憂
懼欲奮然陳論慕斷鞅之所為竊恐宸心積久多畏在
朝議論决不僉諧虛洈聽聞無補于事欲泯默度日又
念備數近侍存亡休戚分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已
輒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綱舉七策别為二十事論巡
幸之失畫撥亂之計冐昧塵獻其間切要輒用黄紙貼

右之容而簡在天心從臣莫比豈非堙晦之跡緼蓄之
懷遂將感會風雲以赴功名之盛際乎則其平生出處
辭受之大致為衆所毀而忌疾隨之未盡達于聰聽者
臣固不當隱默而不自陳于君父也臣父于哲宗皇帝
朝第三人賜第出官歷荆南府教授太學博士三舍之
初例察提舉學事官到任未久論薦遺逸二人為屬吏
所訴以為所薦之人乃元祐宰相范純仁門客黨人鄒
浩素所厚善其時蔡京當國怒臣父沮毀學法俾湖南

北兩路刑獄官置獄推治除名勒停臣父于是時已知
是非倒置直道難用遂退伏閭里絶意仕宦後蒙敘復
屢除監司差遣終不曾赴因求侍養乞宮觀至于致仕
蓋自大觀以後凡歷宰相八九人如蔡京何執中鄭居
正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李邦彥秉政之時以臣父
才學名望稍加附會則富貴顯榮可以立致而守道不
屈甘心丘園未嘗叨受恩寵及淵聖皇帝即位累加恩
命召為太常少卿又除為起居郎臣父亦以為千載一

時遂有捐身許國之意然謹守禮義遵昔賢進退之規
四具辭免方始到闕淵聖召見面除中書舍人臣父于
對劄之中嘗及淵聖嗣位日久而成效未見宜考古訓
以圖功績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
帝王之學今紀綱猶紊風俗尚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
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爾窺覦而交間之姦作用
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
舊迹乘勢更張則恐奸雄竊發于内不恭恣行侵侮大

勢一傾不可復正遂為耿南仲所怒謂臣父有意譏之
譏毀百端因臣父辭免中書舍人至于五奏指為傲慢
誣以不臣幾陷大戮獨賴淵聖照知不以為罪至遣從
臣宣諭臣父即日供職然終緣論事觸忤執政甫及一
月黜領偏郡逮至陛下登極復賜收召繼有瑣闥之除
臣父適以舊疾加深未任奔走僻在遐遠纔兩具奏而
給事中康執權己復祖述南仲之意劾敵國恭乞賜黜
責又賴陛下寬大不行其請姑令罷免而已至于今日

有謀焉則就之者豈孟子之非乎或曰郭子儀朝聞命夕引道人臣之禮也然則諸葛孔明高卧草廬蜀先主三往顧之然後與語者豈孔明之非乎臣父進德修業經綸當世年未六十鬢髮斑然憂國之深屢忘食寢察其用心非願枯槁巖穴而已素所蓄積旣以古人自期則得志施為必以古人所以事君者仰事陛下亦安敢雷同流俗茍賤諂諛而負辱非常之知遇哉重念臣父退間日久今在朝公卿知識絶少必無能以心之精微達

于聽聽者若不謂之曲學迂僻則必謂之懷姦詐誕若不謂之愛身避禍則必謂之釣名要君考于衆情大率如此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若非仰恃日月之明何以俯察葵藿之向臣一介賤息蒙陛下寵待之厚忘其僭越輒具縷陳不勝惶恐惟陛下恕而察之取進止

乙卯上殿劄子 文定公云此章深得敷奏之體

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

一為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私欲則背于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為難惟微故知之為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靜于人之美惡無

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于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為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絶學異端並作言黄老者以虚無為心明申韓者以慘刻為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為心毁倫類者以寂滅為心心體既差其用遂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于術數謂教化不捷于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

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尼雅滿則欲以釋怨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欲為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為之疽囊以厚其毒奸邪回遹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摇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説爛漫人心不正未有甚于此時聖人所為懼春秋所由作

也今陛下于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
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
仁之效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
乎中興之業哉取進止

輪對劄子

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受官蒞職非以為身兵興以
來衣冠失所者衆于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
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

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祿
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
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援
進取肩摩輦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
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狥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
及漠然弗顧則造為讖謡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
遣未滿任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
清仕路存綱紀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宰執舉行成憲

有馳騖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澄清選授興崇廉恥合傳說惟治亂在庶官之戒無子產惠而不知為政之失誠中興急務也取進止

二

臣聞孔子定書載帝王典誥誓命之篇垂法萬世其要在于教戒箴警初無溢美溢惡之辭所謂大哉王言之必可行也臣竊見比年以來書命所宜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意遇其所好則譽莊蹻為夷齊遇其所惡則毀

三

臣恭覩陛下虚心求言日昃不倦凡職事官以上悉許面對資衆謀屈羣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待對之人隔下班次有五六日至于旬時者甲官冗吏職有常守既爾徘徊不無妨廢其閒嘉言讜論稽于上達又無以稱陛下見賢若渴之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凡當面對臣僚若遇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退具所欲論奏之言依祖宗時百官轉對故事實封于閤門進入則

陛下有達聰之美臣子無底滞之嘆兩得之矣取進止

四

臣聞臯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視天好惡無私于其間而天下治矣古之世仕而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政非刻薄也今有罪者自非編置咸得食宫祠之禄夫禄之為物天生之地成之百姓奉于縣官王府賦于諸吏凡以養民而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愚

謂縱未能大有變革猶當為之分別使優賢養老均逸之美意不與得罪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乃加權字于提舉主管之上而其俸給人從並當減半庶幾功罪不淆賞罰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其于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

聖意乞降睿旨立為定制施行取進止

五

臣聞天下之惡莫大于謀為反逆先王豈不知是為深

可懲戒哉然止于未萌固亦多術而未有預懸重賞誘人使告者蓋知告訐之路一開則其禍不可勝言故也臣伏見昨來有言者以建昌軍人作過請降空名官告付下州郡誘人告變夫以反逆加人雖人情之所不忍然見官秩可以告變而得則淺思寡慮與夫凶猾怨家不忍小忿而致人于大惡非難事也故自令行以來適當防秋之際建處廬陵數郡相繼告發何昔日之絕無而今乃競有耶彼建昌之禍則有所本矣不治其本而

禄養無事之人而磨勘轉官暗理資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者無以異是以官爵益濫任子益衆賢士不勸而用人之資格廢矣是獘政之大者豈可不為之限制哉臣愚伏望睿斷詔大臣立法應宫觀嶽廟人並不許理磨勘日月入官資任庶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于今日興事建功之政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知僥冐之不可為而心自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采用亦望聖慈指揮檢會特賜施行取進止

欲豈所以為治也伏望睿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别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成憲擇吏而愛民之意取進止

十

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于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為對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以庠序為言聖賢之謀必非迂闊究觀治亂可驗不欺自軍興以

來布衣韋帶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賊民與此先哲之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奥日就月將發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而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

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臣愚謂諸州教授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凡鄉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取

進止

十一

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憙平時縁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于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司馬光疑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憙平之失出于當時

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害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于立法此與三互同為後世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狥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取進止

十二

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

基其與用才取辦斵喪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伏望睿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取進止

十三

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為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為先務而況天子之大臣乎夫審于

音者聾于官明于小者暗于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于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至于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吏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智于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當無足深怪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

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
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
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
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
矣取進止

轉對劄子

臣謹考歷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為本而得民心之
道以食為先此比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

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
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隊
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
將帥勲伐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
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
眞官賞之人挾券歷請厚俸至于以官名隊此何理也
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
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粮器械賞設之費

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于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沉滯之才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鬬必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為補者之妻子

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凡今日軍政之弊其大致如此其詳從可知矣恭惟陛下克己臨政惟儉惟勤無華衣美食之奉無嬪嬙柔曼之嬖無宮室臺榭之觀無橦鐘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濫寬詔屢下以民為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九年于此矣加以東南諸路未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宜足國用宜裕而上自宰相下至縣

一人參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官許置兩人一聽自
辟一從朝廷選授諸將總軍則于州縣之事都無干預
雖建使置司其官屬猥多至數十人坐縻俸禄宜從減
損凡監司守令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兵將
官即不得輒有按劾凡校用使臣自爲隊伍者先會總
數然後分番按試若不能挽强擊刺即黜去之勿令竄
名冗食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兵威自
振民力自寛國用自足矣自古建官非爲他也惟以爲

則固以戰則勝何為而不如志乎或謂如臣所陳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臣以為不然彼數人者自陛下拔擢用之非有世家根據難馭之形陛下灼見利害命大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彼將何理以自白臣知其不敢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歳月則唐末五代之禍真可馴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拂衆之畧絕人之才乃立非常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叛中興漢祚宜其蕩然施

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傑袁盎曰吳王安得豪傑而用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得豪傑亦且輔吳王為誼不反矣自頃以來朝廷稍欲裁制冗濫恤民便國小人不利輒從而譁之或造為謠言以駭動朝聽至謂無所得于此則攜持而北去胡不觀稱臣拜敵有一人賢智之士乎廟堂公卿無鎮浮之量亦從而改度輟令者踵相接也嗚呼曾謂如此而可以振頽敗之俗成中興之功哉太祖太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藩鎮之禍牧養

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高拱熟視以成不掉之勢為
失民之事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出臣此章明詔大臣考
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不可為安知
他日不又難于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之至取進止

斐然集卷十一

宋 胡寅 撰

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

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于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于前慶父無君動于後卜齮圉人犖之刃交發于黨氏武

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絕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
爲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毁宗廟刼質二
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
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爲
幻遣使求和茍延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
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
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于邪言久惑
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

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効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
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廢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
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
魯莊之事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
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
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
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眞之要領者誰歟因

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
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
冬使者還言敵豪帖服國勢奠安形于奏章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挾敵稱兵犯順矣女眞者知中國所
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
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
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
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

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于敵國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讐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眞爲不共戴天之讐人人有致死女眞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爲人子之職舉臣等駑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爲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于讐敵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眞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

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吾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懟敢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戆昧思之不通是以畧具古義況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仇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臣不勝區區納

察

又臣聞君臣謀議務為明白若陛下心知不可則當明白宣諭建議之臣不必含糊隱忍以遂過舉之

失

五月十一日上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勅胡寅唐陸贄職居近密屬當艱難朝廷一時利病

多所論奏詞極剴切有補當世朕甚嘉之卿智造
幾先學貫今古比言使事陳義甚明反復致詳深
切于理既推遠識復見盡忠以言語侍從之臣得
獻納論思之體披覽至再嘉嘆不忘故茲奬諭想
宜知悉

再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
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

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顔而禮貌之
者也勢難以臣故而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
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于聰聽
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
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
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于用
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
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

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鈎引敵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敵境晝夜驅遮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紿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

口舌下敵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敵人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敵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祈哀乞援

秋高草熟來冦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于上也此
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土疆矣河
之北尼雅滿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
徑至敵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
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我使人達之
于敵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
今我與敵之勢如兩家有没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
淩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

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悦以金帛適足以重我之
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强馬衆
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
所難也粘罕好利貪色剛愎自用特一時之勝耳非有
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
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
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
豫賊眛于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

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
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乗非
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
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日昃不倦非衣
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攄讐戴不
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
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
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

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
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
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
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
敵為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
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敵握重柄歸曲
于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
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

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
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
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
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
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强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
然張良嶢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
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
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

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于操以苟存乎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于何蘇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嘗被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為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

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為機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强為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論衡州修城劄子

臣仰惟陛下視民如文王好生如虞舜寛詔屢下滲漉遐邇監司郡守所當悉心竭慮以承休德竊見衡州瀕江地夾沙石城壁自來只用磚甃不可建築而知州裴廩信任衡陽縣令仇頍之謀乞降度牒修立外城凡十

餘里衡州昨經孔彥舟兵屯五十餘日殺戮淨盡今經五歲矣城外三四十里間尚無耕種之民裴廩仇頡不恤困窮大與五縣丁夫令自備粮餉更番充役隔瀟湘大江船運新土雞鳴而役見星而罷差監築官四員以提舉為名取供給于五縣縣分遠處民户賠備至于鬻賣妻子不能自給經冬涉春雨雪飢凍死者千餘人而土脉疏惡一遇雨濕輒復圮剝隨又修補有同兒戲百姓愁嘆痛入骨髓提刑馬居中端坐容縱令其親戚與

提舉官通同作過虐視陛下赤子牛羊不如也衡州去
行朝二千餘里守令貪惡如彼職司又從而庇之陛下
雖有深仁厚澤為此輩所隔安得下究遂使百姓怨及
朝廷今廩頴乃重為欺罔居之不疑晝圖薰香芬郁燦
爛以眩睿聽而百姓疾首蹙頞相告之狀陛下不得而
見也臣愚伏望聖斷特降指揮將馬居中裴廩仇頴先
次放罷差清強官吏置獄取勘候案上日嚴賜譴黜以
慰一郡五縣之民為監司守令之戒取進止

貼黃臣伏見昨來吉州守臣呂源亦以修城騷擾遂坐譴斥然考其事未至如廩頴之甚江西監司乃曾按發呂源今馬居中蓋庇廩頴不以上聞乃是同惡相濟豈可輕貸伏乞聖察

又馬居中差親戚權攝所部官吏至多若心畏陛下必不敢蔑棄法令如此伏乞聖察

論湖南漕不歸司劄子

臣伏見湖南轉運司元在潭州昨因孔彥舟盜據州城

權時移司往上江今寇盜平定已是四年自來條制監司巡歷所至不得過三日有事故不得過半月今轉運司盤礴衡山縣公然違制俾吏人兵級依出巡法按日批請者凡三年矣不知以朝廷為有邪為無邪昨來宣諭官嘗具奏陳乞降朝旨令歸元來去處置司而官屬侮文遷延稽故侵漁小邑以自安便牽不肯動甚可怪駭夫監司者郡縣之表儀也今為監司慢棄君命蔑視條法如此則郡縣視傚必有甚焉一路之政從可知矣

祖宗分建外臺各據都會豈可以一己不便輒欲徙移畔官離次遐棄厥司此羲和所以伏大刑也伏望睿斷嚴降指揮令湖南轉運司限一月內歸潭州置司如尚敢違慢當重寘典憲除轉運判官薛彌自初交割遵奉詔條徑入潭州外其餘官屬各行責罰庶幾營私慢命者稍知聳懼以為監司之戒取進止

請行三年喪劄子 丁巳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

躬率天下著明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
其道不變其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我曰予
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
愛于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為朞喪曰猶愈乎
己孟子譬之紾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兄臂不可紾徐徐
是亦紾也親喪不可短為朞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
載在方策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
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

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
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
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
崩殂之後衣食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
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
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怨讐之切切于聖情情動于
中必形于外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
能遵春秋復仇之義俟讐殄而後除服猶當戒漢景之薄

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于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言己之親己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用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為過也晉武帝為文帝服喪雖從權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中者羊祜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傅元難于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

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顔色戚哭泣哀于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悅其得禮何則舉措合于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于心身自行之裴秀傳元之言曾何足恤乎陛下離違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有君臣父子也陛下一舉而恩義皆盡敵國有人焉豈得不心服乎吳王夫差每出必

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于夫差敵國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決于聖裁則諒陰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言後世晉王克用甍梁兵壓境莊宗決勝于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于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衆

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于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冑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偏裨發哀成服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為義帝縞素之節得馭軍之本制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于人仁者為此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為此畫撲滅女眞之策勇者為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于龍荒之外自古所

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于陛下巍然為萬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也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盡是為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居喪三年雖若久矣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

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

復見怨讐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
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
三年即戎衣墨況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懷其合行
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
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
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無不佑助臣不勝
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列禁嚴獻納論思均
有責焉且其所述皆前古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

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振古所無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夫何足以解憂者必將有取于此言是以不敢緘默謹昧萬死薦之聰聽取進止

乞回避呂順浩張守呂祉劄子

臣昨蒙恩除待制知嚴州到任已來勉竭駑下思報恩施所幸郡事簡少未至曠敗自可偷安歲月今輒有危懇仰干天聽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休戚利害一關其身則必盡誠祈籲無緣隱匿理有固然勢之必至也呂

頤浩素不與臣相知方其秉鈞臣出在外亦有未相涉之事只緣前年臣忝行誥命不合據實以頤浩嘗佐勤王之舉破其累載叨冒元勳之計載于詞命頤浩恨臣切骨而未有以報也每對賔客語及此事必曰向來其父之出自是上意則又出陛下親批以示之頤浩服事陛下致位將相尚不知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義其于微臣宿怨豈能釋乎前年冬臣蒙恩知邵州臣父適感風疾不可迎侍頤浩即議移牒抑臣前去偶聞臣已請

宮祠遂止然于賑濟奏狀言及邵州見闕守臣以相中
傷則知顒浩未嘗一日而忘臣但未有其便耳今顒浩
為浙西大使臣正在其屬部動有干涉以臣愚戇安能
自保不落其手此臣所以慼踖者一也前年張守被召
將至闕庭臣偶因面對嘗及其短張守初亦不知却緣
章蔡事行遂怨及臣以為臣預議議雖臣所不預然趙
鼎請臣至堂面授聖旨令臣撰進詔意臣本不敢退思
中書舍人撰詔亦有故事遂擬以進守等蹤迹來由既

素所不快有如臣者豈能免乎此臣所以蹙踖者三也況此嚴州去行闕密邇人所爭欲而臣危根鍛羽易摧難庇褊心疾惡多仇少與眇然自視當赫赫之三怨若非投誠陛下何計以免禍辱之及重念臣再違軒陛又易三年多士流傳謂臣頗蒙聖心簡記臣雖無取豈不願他日再依日月之末光然危機在前誠恐蹈犯以負陛下平日收拾之意用是不能自已披瀝肝胆冒瀆威顔使臣少避順浩則乞對移徽婺一處使臣少避守社

則乞除臣宮觀一任但荷保全無所不可雖同草芥之
至賤且非木石之無知會當捐軀圖報萬一取進止
貼黄臣聞臣不容則失身今臣此章如蒙天慈矜念
乞因大臣奏事之際只自聖慈特有處分不賜降
出免使臣重為人所側目臣不勝瀝懇
又臣性質愚甚粗知向學慕古人責己遠怨之方亦
無記恨㒹顔浩守祉之意只欲斂迹避禍而已伏乞
聖察

戊午上殿劄子

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奕棊者必布勢故舉棊不定則不勝其偶為天下國家猶建室與仇敵爭勝如奕棊而無成謀其可乎陛下總師履極十有二年中原之禍益深生民之力益困中興績效茫然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己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謂諳主矣然為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畫未嘗前定故歟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人才政事皆由

相而後舉今十有二年之間易相至于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禍而已去不肖者持祿懷寵坐待黜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賢才明日指為邪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政他日以為誤國者有矣朝廷無不改之令臣下無久任之功軍士無堅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欲中興豈不猶充飢以畫餅利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更用賢才當也數不職數更用昔人所謂誤豈可數毋乃陛下知人之哲亦有愧于古耶夫此九相

者其操術智慮必不盡同求其同而用之又將疑其為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用醫一以為寒一以為熱一進溫補一專導利務為不同以苟免而病者亦斃矣然則國家何利焉坐此之故奔競恣睢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或和或戰俄怯俄勇而軍律益隳改更紛錯前後乖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既煩財用橫費而民生益不樂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月行一美詔時建一善事僉言稱薦收召一君子交章論列罷退

一小人祇為無益而已淺士短識久誦中興智者寒心方憂極弊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因陋就簡日復一日至于智者無以善後之時正使良平復生不能為陛下計矣昔光武中興東晉南渡其所措置務適時宜于舊法亦不盡循事雖不同同歸于治伏望陛下慨然遠覽詔兩府大臣及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國之大計經久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盡底蘊于十日内畫一具奏陛下留神省覽斷自聖

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論思疏駁不當則專守廟堂之策仍集百執議于都堂衆心僉同三占從二定為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嚮用爵賞違此者威用刑罰加以歲年力行固守庶幾經綸有敘用聽式孚可冀中興之效不然雖人材衆多文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丹楹刻桷輪奐翬飛于浮沙之上水至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勢不立猶坐分客主局合龍蛇而一枰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罷計子而後

知其敗也今敵據汴京士氣恐懾重斂歲久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揖遜救焚徐行拯溺臣不知所稅駕矣取進止

乞宮觀劄子

臣有誠懇仰干天聽內量僭易甘伏誅戮臣昨者蒙恩擢寘詞掖文字踈謬遭致人言聖度寬容許其善去外除三郡皆以便親政效無聞復蒙收召前後聖旨催促非一感戴恩遇如此之厚雖率先士卒身膏草野亦何

足以仰報重念臣父比得末疾至今未安臣為長男義
難遠去左右今來恭趨召旨雖稟教忠之言退顧私情
實同駒犢既至行闕復覩天光在臣愚分已為榮遇伏
望聖慈矜憫特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就養臣
年方强仕筋力未衰九殞報恩尚期他日取進止

辭免直學士院劄子

臣伏蒙聖恩令臣兼直學士院伏念臣學踈才陋初不
能文試郡累年又加荒廢今于本職之外兼侍講席一

身二任己懼弗勝敢不自量復司內制況自來學士院闕官多是西掖詞臣權攝事體為順今絲綸之任咸已當才豈宜使臣暴其所短或當視草傳笑四方不惟自速顛隮實恐仰累國體伏望聖慈寢罷恩命別付賢能庶安愚分取進止

乞春秋傳序劄子

臣伏仰陛下獨智遠覽稽古圖治知制世御俗之略莫備乎春秋斷自宸衷服膺獨好固已粃糠五傳糟粕百

家深造仲尼之蘊矣臣父壯年刻意白首成書乃值此時可謂天幸比及奏御仰愜聖心褒稱之言多士傳誦賜金加爵併示恩賞斯文不墜天實興之昔司馬光編集歷代史記神祖皇帝愛重其書賜之美名寵以冠序中更崇觀邪説並作屢欲毀板賴序而存自仲尼在時尚有罪我之慮蓋誅討亂賊大法既闡或所不便心思詆廢自古如此何獨于今伏望陛下萬幾之餘略御翰墨著爲法語勒于經端庶幾一字之褒有同華衮之贈

聖謨定保人誰間言共以雲漢之章非力所取然而日月之照容光則來冒瀆威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議服劄子

臣有孤危之誠不敢自隱須至詳瀆天聽臣閩人也閩之俗地狹人稠計產養子臣祖母憫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收養之臣父其時年二十有五方事婚娶豈有無子之慮而必至收養堂兄已棄之子者緣臣祖母知書好善告戒之切于是撫憐鞠育以為元嗣凡幼時疾病

粥藥之勤長後教訓維持之備義方恩愛老而彌篤最後感疾付臣主祭于臣大恩本末如此而世俗常情重利輕義黨生忽死見臣父既没即謂臣合與伯父追服行心喪臣在禫制中嘗具申明乞禮官詳定行下其狀中詞指婉白欲使議者知其攸趨至今未有與決萬一此事謬誤非獨陷臣于無妄之疾累先臣立嫡之志亦有干國家事體據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聖人以此使天下後世之為人父子者定之法人而有

二父是二本也二本則兼愛孟子斥墨氏為禽獸以此是故漢宣帝衛太子孫也為昭帝後則不敢奉悼王其禮正于本始之初英宗皇帝濮安懿王子也為仁宗皇帝後則不敢崇濮陵其禮謹于治平之始獨漢哀帝背孔光傅喜師丹忠諫信冷褒段猶董宏朱博邪說追尊定陶王至今非之士大夫過房子甚衆皆不聞有敢行此者姑以近者論之通經有德如楊時營私好利如席益皆為人後未嘗解官持心喪也孝子事死如事生設

使所後之父母尚存而為私親行此禮敢乎如不敢行
于生前而敢行于死後是不以死者為有知也則稱子
孫奉祭祀出于誠乎人而若是不得單甃其死矣雖然
此特論常禮也紹興令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齊衰不
杖期申心喪三年臣伯父以建炎三年身故臣父其時
方遣臣仕于行朝而不使臣行降服之常何也其意若
曰臣之過房異于世俗之過房事具如前是不可以常
禮處者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原臣之所以得生及先臣

不使臣行降服之意權再從伯父與所生父之中行同
堂伯父之服齊衰不杖期斯得禮之節矣夫義歸于一
則心無二用禮重于祖則本立道生以此為人後庶乎
其可以報再生之恩也至于歲時厚致恩紀于先伯父
一位則又有先臣之治命臣今奉承惟謹若或議者以
不服心喪三年為臣罪雖削官永弃亦所甘心臣遠守
郡章方乞祠觀無由自訴于旒扆之前惟陛下天慈留
神深察則知臣父所行與臣所執實干國家事體非獨

一己之私利害也冒瀆威嚴不勝惶恐取進止

宮祠劄子

某輒有誠悃仰干朝聽某昨於三月內以心忡指弱乞從散局蒙降詔書不賜俞允孤遠之蹤感荷記憐且令勉修官業上副聖眷緣自入秋以來暑毒發作遍體腫瘍急於療治導利過當遂成瘧疾寒熱交攻氣幹薾然日夕憂皇慮曠職守非不貪戀蕃宣之寄俸祿之厚情不獲已又不敢再具奏狀頻瀆天聽伏望鈞慈察其懇

迫特賜敷奏除一在外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少加休養

復誓糜捐

又

其昨具誠懇以瘧疾所苦陳乞在外宫觀差遣竊慮未

蒙矜許須至再瀆朝聽伏念其縁夏中伏暑瘡瘍横生

凉劑所攻復損正氣寒熱交戰療治未痊飲食益微瘦

瘁加甚尚當郡寄晨夕不遑雖使竊食祠庭亦恐非所

當得伏望鈞慈亟賜奏陳收還職名解罷所任俾獲訪